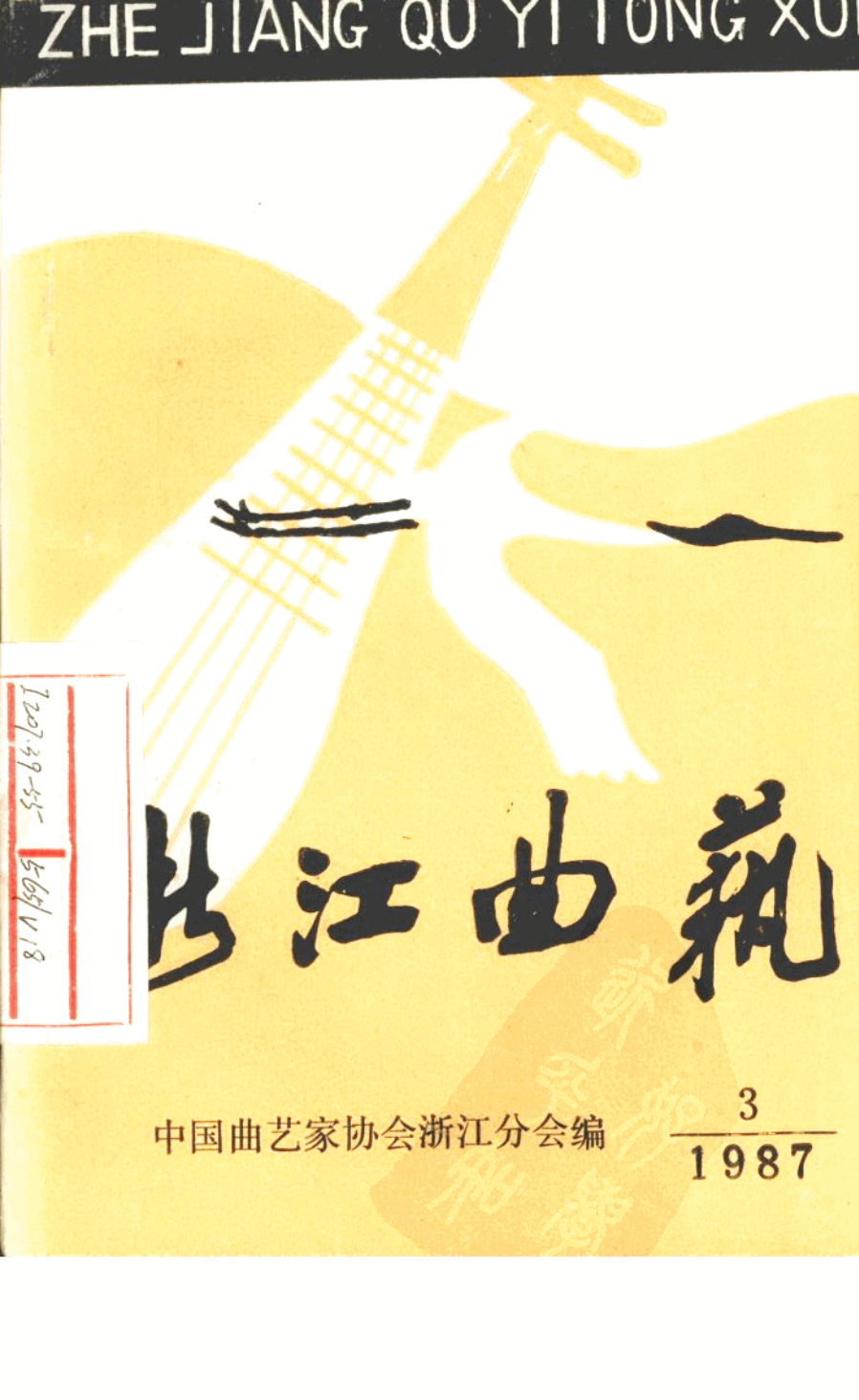


ZHE JIANG QU YI TONG XU



浙江曲艺

中国曲艺家协会浙江分会编

3
1987

I207.39-55

569/V18

文化部关于应重视对曲艺演出场所
安排和建设的通知……………(1)

浙江省文化厅转发文化部《关于应
重视对曲艺演出场所安排
和建设的通知》的通知……………(2)

〔曲艺改革〕

不变怎能应万变

——参加“全国评书、评话座谈会”的
感想……………李伟清(3)

试谈杭州评话的艺术创新

……………马来法(8)

评话的继承和发展……………金少伯(14)

〔曲艺研究〕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浅谈评弹艺术中的喂白……………小凡(17)

〔曲艺史话〕

流派纷呈的杭州评话《水浒》

……………杨子华(23)

浙
江
曲
艺

〔曲种介绍〕

加善县“宣卷”活动的调查 金天麟 (43)

〔曲艺通讯〕

在第一届中国艺术节上绍兴莲花落

《姑娘上门》受到好评…………… (49)

杭州评话研究会成立……………依 群 (51)

让明珠早日重放异彩

——记杭州曲艺理论研讨会…王与昌 (52)

姹紫嫣红满庭芳

——记杭州第八届故事赛讲会

……………易 往 (53)

新故事活动简讯……………屈 (55)

杭州市曲协抢救杭州传统评话

《武王伐纣》……………依 群 (55)

温州市优秀青年词师会串演出

获得成功……………沈维春 (56)

宁波市曲协举办走书艺术系列

活动……………蔚 波 (57)

中国曲艺家协会浙江分会新会

员名单…………… (59)

文 化 部

关于应重视对曲艺演出场所安排 和建设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计划单列市(区)文化局:

据统计,一九七九年全国文化部门共有书场、曲艺场322个(其中集体经营的241个)。近几年来,一部分因破旧而封闭停业,一部分已改做他用,截至一九八六年底的统计,全国文化部门的书场、曲艺场,只有22个。因此,目前各地缺乏曲艺演出场所的情况相当普遍,群众对此已提出不少意见,对于繁荣和发展曲艺事业也很不利。为了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请你们对曲艺演出场所的建设,予以关心和重视。现特通知如下:

一、请注意给曲艺团体安排演出场所,有条件的剧场、影剧院、文化馆、群众艺术馆等文化设施,可以加以综合利用,提高其利用率。

二、对尚可使用的破旧场所进行必要的维修,移做他用的场所,应安排曲艺演出,尽可能根据当地群众的需求,恢复一些书场、茶社。

三、各地区制定文化设施建设计划时,请将曲艺演出场所考虑进去。有条件的城市要有一个象样的曲艺厅。

请接到本通知后,将你省、市对曲艺演出场所的安排情况函告我部。

一九八七年八月四日

浙江省文化厅

转发文化部《关于应重视对曲艺
演出场所安排和建设的通知》的通知



各市（地）、县文化局：

现将文化部《关于应重视对曲艺演出场所安排和建设的通知》转发给你们。望你们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规划，并将研究结果在十月上旬函告我厅。

近几年来，我省的书场、曲艺场关闭和转向的较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是因为经济亏损。但曲艺事业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一部份，曲艺听众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文化需求层次。文化部门的曲艺演出场所不能因亏本或薄利而轻率关闭。经济问题应通过开展多种经营等办法来解决（嘉兴书场的经验可资借鉴）。

文化主管部门应切实加强对曲艺演出场所的领导和管理；要重视它的建设和维修，把这项工作列入本地文化设施的规划之中。

浙江省文化厅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日

李伟清

不变怎能应万变

——参加“全国评书、评话座谈会”的感想

九月份是北京最好的天气，此时“全国评书、评话座谈会”在京召开。我有幸参加这个盛会，真是得益非浅！

“说大书”这一艺术门类，南方称“评话”，如苏州评话、扬州评话、杭州评话等；北方称“评书”。其实这一艺术门类，不仅仅中国有，当代除非洲以外，大多数国家都有。如日本称“演谈”，美国称“朗读小说”，有些国家称“朗读文学”。目前，美国还出现了“听书热”，有很多美国人在乘车、走路时戴了耳机，听广播书目，所谓“精神快餐”。

我国的评话艺术历史悠久，书目丰富，流派纷呈，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近十年来，虽书坛成就巨大，但发展是很不平衡的。

这次来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说书同行在京聚会。使我不仅与一些同行老友再次相叙，而且还结识了不少书坛闯将、新艺友。大家一起交流创新整旧的经验，探索、开拓评话艺术发展的新局面和新途径。这使我获得鸟瞰型的观察全国各地书坛情况的机会；不像以往“坐井观天”，而是大开眼界，受到很大启迪！

使我感触最大的，概括起来说是一个“变”字。

有的从“书场书”变成“剧场书”。原来在书场茶室演

出的大书，经过“变”，走向了影剧院舞台演出，甚至进入了“万体馆”。有的大书在电台长篇连播，或在电视荧屏上连续放映。听众增加到十倍、百倍以上，获得了亿万听众的欢迎，大大扩大了听众层次与观众面。

当然，目前也有的只在三十个平方面积的小场子里说书，他们还自得其乐；面对三五十位听众，还自慰“这些是吾的知音者”。一旦这块“阵地”要开店设摊，或作仓库堆栈，便会受到冷落，成了“生无站足之地”了。于是他们逢人便喊：“评话不景气”！“评话危机”！到处呼吁“救救评话”！

总之，评话艺术的演出模式、传播手段，其发展快慢与高低悬殊真有天壤之别。究其原由，都关系到：是变革创新，还是因循守旧。

如著名北方评书演员袁阔成，他这次与我同住一个房间，编在同一个小组。他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给了我深刻的教育！

袁阔成是说《三国演义》的。他的书目在全国电台、电视台长篇连播，不仅受到国内的广大观众欢迎；国外也欢迎。老山前线的战士在播放《三国演义》，那边敌我距离很近，越南兵也听到“截壁大书”了。我们的战士关了录音广播，越南兵就高叫：“别关！别关！”还想听下去。袁阔成说书的影响很大，获得亿万听众的好评。去年年底前，他还到怀仁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袁阔成说的虽是传统老书，但出新了；在说表艺术上作了变革和创新，因而获得了卓越的成就。一句话：与原来的书目内容和书艺“变”了个样了。这个“变”当然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他在录制《三国演义》的五年时间里，不仅

去当阳等地作过实地考察，到图书馆寻索引，找资料，而且住在电台一间朝西的房间，热天晒太阳，冬天吃西北风。这期间，他“五过家门而不入”，一门心思改编书目内容和改变说表书艺。象他这样一位知名度很高的评书演员，如果“向钱看”，他完全可以去“超肥”赚大钱，他不是“无肥可超”的演员，而他不愿做那种“万元户”，甘愿付出巨大的精力和经济损失，终于取得了成功。

不变怎能应万变呢？在这新的历史时期，在这改革的年代，想“不变而应万变”，不仅“应”不了，势必被冷落、淘汰！

这次我高兴地结识了上海的朱庆涛，扬州的惠兆龙、杨明坤，重庆的徐勃，鞍山的刘兰芳，本溪的田连元等等书坛的名家、闯将。我国评话界的中青年演员，后来居上，他们的艺术成就，最主要的一条经验是：老书新说，传统书出新意，书艺上进行革新，所以都能在电台长篇连播，上电视荧屏；能在大剧场、万体馆演出，获得广大观众的欢迎。将评话（评书）原来的听觉艺术，发展成与视觉艺术相结合。他们说现代新书，不仅借鉴传统手法，特别是肯下功夫磨砺，使现代书达到高度的艺术水准。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这些中青年演员学习！

这次“评书、评话座谈会”期间，有两场内部交流联欢演出，是一种“微型说书”。四十多位老中青的评话（评书）演员，包括七老八十岁的书坛前辈。如上海的唐耿良、苏州的曹汉昌、南京的康重华、镇江的王筱堂、北京的陈荫荣、辽宁的陈青远等等，都要在内部交流演出上亮一亮书艺，表演一个小段。我们说书的不怕长，就怕短；不怕在书场长篇分回连续说上几个月，就怕在大场子、特别在同行面前说几分钟

书。

当时，我想杭州评话很少有机会上北京去演出的，这次在同行内部，不妨作个试探也好。为此，我也表演了一个《活口与死口》。结果把在座的同行们逗乐了。我高兴地感到这样两点：

1. 原先我最担心的是怕外地人听不懂杭州方言，而且我又不会讲普通话。当时我心想只要免除一些难懂的杭州土话，因为有些杭州土话，比如：“来毛儿”、“个佬倌”、“乌横搭六事”、“黑漆皮灯笼”、“夹格套”、“若格套”、“沃尔搭味”、“夹格弄”等等的“土白白儿”，莫说外地人听不懂，就是杭州的青年恐怕也听不懂。所以我在说书时剔除了杭州土话。当在同行们欢笑的效果中，感觉到我说的杭州评话大家还是听懂了，接受了。等我下台来之后，上海的张效声就对我说：“僚说的杭州官话，大家都听得懂。”后来我又个别地问了《人民日报》的记者张世英、四川重庆的徐京力、辽宁的陈青远等等同志，他们都说：“杭州话，我们能听懂。”这就使我感到无比的高兴。过去总认为我们杭州的方言有局限性，外地是跑不出去的。经过这一探索性的尝试，感到我们只要继续努力，剔除土话，改革语言，杭州评话是完全可以闯得出去的！

2. “活口”与“死口”是我们说书的两句术语。“活口”包括我们在书台上即兴发挥。有这样一个例子，“过去有位老先生，到一个场子里说《岳传》。这天有个地痞存心想找他的差错，可以吵书场。他坐在台边闭着双眼听书。这位老先生偏偏出了口错，竟说‘岳元帅上马提刀……’。那个地痞就睁大眼睛抬起头来高叫：‘啥？岳飞用刀的？’谁不知岳飞历来是用一杆沥泉神枪。这位老先生却沉着镇静，仍

把书说下去：旁边这位岳云公子说啦：‘帅父，您往日用枪，怎么今天用刀啦？’岳元帅一听大怒‘噫——？为父身当主帅，十八般兵器件件皆能，爱施枪就施枪，爱用刀就用刀。你这逆子多讲什么？！’”这下大家都笑出声来了。这样一小段里我只改了一字：原先是“岳元帅一听大怒，噫——！”我只把“噫——！”改为“噫——？”前者是老的程式，后者就接近当代的生活语言了。虽只变革了一个字，听起来就味道不同了。同时，说到“提刀举枪”的动作姿势，幅度放大些，气度也就不同了。

总之，通过这次“评书、评话座谈会”，我想，杭州评话这一曲种，自有文字史料记载以来，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的悠久历史，具有丰富的遗产。同时，在八十年代的今天，杭州仍有近二十家说书的场所，还拥有广大的听众。而且有些富有改革精神的中青年演员也脱颖而出。有的演员也开始在电台上作长篇连播。大家只要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妄自尊大，一心一意投入杭州评话的改革，争取开拓杭州评话艺术发展的新局面，这是很有希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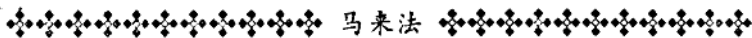
于1987年9月24日



杭州评话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遗产丰富。起自五代，发于宋元，盛于明清。我国许多古代话本小说，不少选于杭州评话，最著名的“三言”和“二拍”，很多是杭州评话演出本的整理。虽然我们近六十年来，明显落后于后来居上的苏州评话，但是从评话的渊源来说，不管它的名称叫做讲话、评话、说话和说经、讲史；在南宋以来杭州就一直是重要的流传和流变的基地。今天，它仍拥有相当数量的、尤其是老年听众，它是我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不可忽视的一个部份。



试谈杭州评话的艺术创新



马来法

研究杭州评话的发展史，总结评话老艺人的艺术实践，结合客观现实，对这一古老曲种进行分析、研究、探索，不断丰富和创新，使之顺应时代潮流，既能满足八十年代评话听众的审美情趣，更有利于这个曲种自身在新的条件下有所发展，有所突破。我以为，这是杭州评话面临的急待解决的课题。

从现实情况看，杭州评话在新书目建设上，比之其他曲艺形式差距较大。重视新书目的建设，这是时代的需要；同时，对于优秀的传统书目本身，也有一个不断升华的问题，它必须有所开拓和创新，否则，必将跟不上时代而会迅速失

去它现有的阵地。

我以为，现有传统书目确实存在着节奏缓慢、同今天人们的生活节奏向背甚远的问题。当然，我并不是提倡说“跑马大书”。而是指那些拖沓及重复的叙述，例如：两军相对，必须来一番多次重复的“城门大开，吊桥平铺……”；书中人物的每次登舟都来一番“抽跳板，解缆绳……”及人们相叙均要说“送上香茗，茶罢收杯”等等。不仅由于今天听众的生活基础和知识面的原因，缺少联想，并且今天的听众对艺术欣赏的情趣不同，对这种拖沓和反复，只能感到厌烦。从演出效果上看，在某些情节上，可以而且也应该启迪听众产生点联想的地方，听众是会理解的。书不够怎么办？那就要我们说书人去寻求新的东西，从人物刻画、情节描写和夹评夹议上去做文章。我想，该扔掉的东西就该扔，该保留的要保留，该创造的要创造，这和对待生活中的事物一样。

评话是以“听”为主，以“看”为辅的，它是听觉艺术。语言是评话艺术的主要手段，评话艺人以自己独特的说表艺术，形象地叙述和描绘，它可以调动千军万马，能将人物评述得入木三分，交待情节纵横交错，波澜起伏。它是口头文学，要求口语化，使人们听来悦耳、易懂，从而发挥它语言的艺术魅力，使听众在听觉中得到美的享受。但是，杭州评话传统书目中的有些语言已和今天人们生活中的语言相差甚远，甚至连有些青年听众也听不懂。面对这种状况，评话语言能抱残守缺吗？显然是不行的。应该从生活语言中去提炼，吸收养料，推陈出新。

评话艺术中的“表演”成份，是摹仿，一人多角的摹仿。杭州评话的传统书目，表演上有很大程度借鉴于戏曲，例如捋髯、抖袖及人物的道白。随着对历史人物生活模拟和

戏曲化的表演借鉴，在不断丰富中从规范化变成程式化，反过来破坏了生活情趣。以至成为生活的对立面。电视剧《武松》、《红楼梦》吸引了众多的、各种层次的观众，除了电视的形象艺术外，人物的道白却是接近于人们的生活语言，从而被人们所接受，并感到亲切。许多著名艺术家的不断改革，创出新招，形成自己独具的风格、流派，而被人们承认。艺术的生命在于不断的创造，新的表演方式是能够被老听众逐渐接受，而新的听众可能会更欢迎的。

杭州评话中的“赋儿”，如《大八铠》的“将军赋”、“刀赋”、“拳赋”等表演程式，有它自己的艺术特色。如不加变化，也易于僵化。就拳、刀、枪等“赋儿”而言，可以请教一些武术运动员。我们国家的民族武术运动发展很快，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如果我们能将武术运动员们的技巧溶化于我们评话艺术中，具有一定的知识性，真实性，比之“赋儿”要生动得多。表演程式可以保留，但必须赋于新的养料。

杭州评话中的“评”，是有它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的。它在叙述故事情节的发展中，通过评人、评事、评情、评理，往往逸趣横生，寓庄于谐，边说边议边总结。“评”得得当，能加强书目的知识性和趣味性。“评”的语言要求准确、贴切、生动、干净、幽默、风趣，更主要的必须运用现代人的观点和语言，来评述传统书目中的风云人物。如果评得巧妙，敢于针砭时弊，涉及世态，评出时代气息，使传统书目富有新意。当然，“评”也有个立场和观点的问题。要在新时代面前善于发挥“评”的艺术特色，关键在于评话演员自身思想修养和文化艺术修养的提高，善于向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向书本学习。

加强对杭州评话的理论研究工作，使之更好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引起有关领导和有识之士的重视。不久之前成立的杭州曲艺评论组及杭州评话研究会，便是个良好的开端。而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团结更多的人，包括有文化、有兴趣的业余曲艺爱好者，建立一支有生气的评论队伍，积极开拓杭州评话继往开来和创新发展的新局面，使古老而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杭州评话老当益壮，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



评话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份，评话的继承和发展则是我们每一个青年评话演员势必遇到的一个重要课题。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发展，这皮、毛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属于一般常识。但如何继承，如何发展，却又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我是一个青年评话演员，兼做一些创作和整理传统书的工作。十几年来，我在评话的学习和实践中，也始终面临着一个继承和发展的课题；在不断的探索中，有了一些初步的体会和认识。我认为评话和电影、戏剧、书法等都有各自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特点、规律和基本功底。不会用笔，

语言的组合和各种功能，以及起角色、口技、运用醒木、扇子、衣衫、形体等辅助技巧（这里面又有一个自编、自导、自演的学问）。而要掌握这些基本功底，只能通过学书的过程逐步熟练，只要自己扎扎实实的苦练，那么是可以掌握的。这也是应该继承的部份。那么掌握了这些基本功底，也学会了说一部书，是不是已经成为评话艺术了呢？恐怕还不能这么说。

评话的继承和发展

金少伯

固然谈不上书法，那么用笔写字是不是就是书法艺术了呢？当然不是！评话也一样，其形式虽然非常简单，但并不是能上台开口说话就是评话了。因为评话既然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那么也有它的特点、规律和基本功底。要掌握这一表现形式，首先要学会说、表、白的技巧，也就是运用语

这只能说是掌握了评话的表现形式，学到了这一表现形式的“术”，而还没有升华到艺术的程度。“艺”为“术”之师，“术”为“艺”之辅，在“艺”的主导下，使“术”发生质的变化，两者浑然一体，才能升华为可以表演各种内容意境的艺术。那么艺术就和技术有本质上的区别了，艺术是演员的修养、构思、天赋条件的综合展现。因此，艺术是有个性的，是活的，是有生命的，从这一点上来看，评话只有在自身的不断创新中，才能使艺术获得新的生命，才能得到发展。如何发展，如何才能使自己已掌握的“术”升华为艺术呢？这就不能离开所表演的内容来谈了。因为内容是艺术的用武之地，如果离开了内容，也就没有艺术了。讲到内容，又离不开前辈们在艺术道路上的探索，虽然艺术不能继承，但前辈们的探索精神、探索方法、认识及最重要的是前辈们已取得的艺术探索成果，是可以继承的，应该继承的！那么到哪里去寻找、继承前辈们的这些成果呢？从前辈们所说的书上去寻找、去继承、去探索继续发展的途径，温故而知新！

评话的特点是既用语言来演，又用语言来评，来叙，来议（这里面又有一个语言结构和掌握时间、空时的问题）。讲得表面化一点，即说到曹操，曹操如在目前，说到白玉堂，白玉堂如在目前，所谓绘声绘色、维妙维肖。做到这一点，容易的吗？仅仅掌握了评话表现形式的“术”，就能达到这一效果了吗？显然远远不能。我们来剖析一下下面的例子，有位前辈说《三国》，在评诸葛亮为什么要派关羽到华容道去拦截曹操，就用了“西安事变”来作比喻，这就相当精确地说明了当时的政治局势，刻划了诸葛亮知人善任、知己知彼，以及战略意图和政治眼光。同时既表现了曹操败走当阳道的狼

狼，又反映了曹操在当时政治局势中是必不可少的人物。通过关羽放曹操，又展现了关羽的个性，他的放曹和诸葛亮的放曹，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使得关羽、曹操、诸葛亮这三个人物在同一环境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让他们各自展现个性。因此，这些艺术形象栩栩如生，似乎就在眼前！这就是艺术，是评话的艺术，是前辈的创造，难道这里面就没有值得继承的东西么？如果这位前辈对书情、人物没有透彻的理解，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没有精辟的见识，他能在当时运用“西安事变”来作比喻么？在这里还有比这更生动、更精辟的比喻吗？恐怕不多。仅从这点出发，统观全局，评话艺术已是无所不容，容古容今。这就要求演员要达到评话艺术这一境界，还需要有历史知识、文学根基、生活知识、政策水平，以及天文、地理、医药知识等等。虽不能要求门门精通，但多少要知道一点吧。那么这是需要平时的刻苦学习和不断积累，仅这些方面，一辈子也学不完的了。但学得越多，自己的艺术领域就越广，以致达到自由王国的程度。所以说艺术永无止境，因为这里面也实在是学到老学不了。那么评话艺术是不是就象其表现形式这样简单呢？它们是不是一回事呢？我想大家可以从上面这个书例中会得到答案的。

认识了这些问题，是不是已解决了发展的问题呢？我们再来剖析另一个书例。就从我父亲金声伯化了几十年功夫的《包公》和《白玉堂》这两部书中挑一个人物出来看看，那么我父亲又是如何发展的呢？以前是怎么说的？现在又是怎么说的？我作为儿子，又是徒弟，更是传人，那就更有必要，更应该学习和研究了。从白玉堂三试颜仁敏起，直到白玉堂铜网阵身亡。他对这段书的不断认识、深化，运用各种